

为儿童文学添薪加油

——致方卫平

■赵丽宏

卫平兄：

收到来信，要我为前年到红楼参加《渔童》研讨写几句话，加入你们即将出版的红楼研讨汇集中。这使我又回想起在红楼那次难忘的研讨，想起和您与您的同事、学生们的对话。

浙师大的红楼我很早就听说过，曾在这座红色的楼房中为很多作家的儿童文学新作开研讨会。这里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，儿童文学界的作家、编辑和读者都关注红楼，从这里发出的声音，大家都非常注意。张伟就和我说起过在红楼参加研讨的经历，对你们有很好的评价。

我来红楼是2015年12月，至今已经过去三年。但那次研讨会的情景和气氛，回想起来就在眼前。那确实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，无法忘记。为什么无法忘记？我想是这样几个原因：

红楼的研讨，是说真话的研讨。有些所谓的作品研讨会，就是表扬会，欣赏会，大家讲讲好话，对被研讨的作品发出赞美的评价。有些赞美和褒奖，也许是套话，是逢场作戏，是言不由衷。而红楼的研讨会，大家都讲的是真话，是在仔细研读作品后发表的真实观点。

红楼的研讨会，是思想开放、观点犀利、有争辩有交锋的研讨会。这是我欣赏的风格，也是我乐于参与的聚会。参加研讨



▲赵丽宏给孩子们签名。

▶赵丽宏作品《黑木头》《渔童》封面和《童年河》插图。



的老师和学生们的意见和观点，有肯定，也有不满足，有质疑，甚至有批判。研讨会上的批评意见，有些引起我的共鸣，有些观点尽管和我的想法不一致，但我愿意倾听，如果是对方误读我的文字，我也会争辩解释。每一部作品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不同的解读，有些人觉得很好，有些人觉得有问题，这很正常。一部作品众口一词大家都认为好得不得了，这也许并不正常。

红楼的研讨会，有时让人感觉是医院的会诊，参与会诊的是瞪大眼睛盯着病人的医师。有时甚至会让人感觉是解剖室，参与

者是用锋利的刀刃，把对被研讨的作品丝丝缕缕地切开来，寻找其中的斑点和肿块。也许有的被研讨者会不习惯甚至不喜欢这样的感觉，但我可以接受。一部新作，很难完美，存在一些瑕疵是难免的。有人为你指出来，可以让你清醒，尤其是在别的地方听到一片赞美声之后。

儿童文学，是为孩子们写的，主要的读者，是孩子。我更在意的，是孩子们的反应，是孩子们在读这些文字后引发的感想。在红楼听到的，是专业的批评家们的意见，这些意见，有些是站在孩子的立场，对作品提出批



评，希望能更适合孩子阅读；有些是成人的眼光，是严苛的批评家的要求，对写作者，这样的意见可能刺耳，然而只要是善意的批评，都可以给人启发和参考。当然，倾听的同时，可以保留意见，坚持自己的想法。

在研讨会结束时，我曾经这样说：“如果在小说定稿之前，我把我的初稿给大家看一看，然后倾听你们的意见，我会把这个小说写得更好。当然我不一定百分之百吸取你们的意见，但你们有些意见会触动我，启发我。”这是我的心里话。

卫平兄，你们红楼的研讨会，

应该还在延续吧。我虽然写作历史很长，却是儿童文学界的新人，有机会进红楼和您和您的同事、学生们交流，很幸运。再一次衷心致谢！您所发起倡导的红楼研讨，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推动和促进，您为此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很值得。向您致敬！

后天是2019年元旦，祝新年快乐！也祝你们的红楼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红火，高朋满座，妙论风生，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添薪加油。

赵丽宏

2018年12月30日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写罢挽联情不能已，紧接着又在北平1948年9月5日《中建》第三卷第七期上刊出《诤友》一文，絮絮而谈，历历往事如在眼前：

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，信实的朋友，见多识广的朋友呢？佩弦于我洵无愧矣。

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，所谓“和而介，外圆而内方”。这“内方”之德，在朋友的立场看来，特别重要。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，更乐于成人之美，但非有深知灼见的绝不苟同，在几个相熟的朋友间尤为显明。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，最为放心。

接着，俞平伯袒露出了当年身居沦陷北平时的一段经历：

记得北平沦陷期间，颇有敲门拉稿者，我本无意写作，情面难却，酬短篇，后来不知怎的，被昆明的他知道了，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民间刊物上发表文字，原信已找不着了。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，大致说并不想多做，偶尔敷衍而已。他阅后很不满意，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。此信尚存，他说：“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，弟意仍以搁笔为佳。率直之言，千乞谅鉴。”标点中虽无叹号，看这口气，他是急了！非见爱之深，相知之切，能如此乎？

回想当年，事涉是非曲直的关键时刻，朱自清却不顾关山重隔，一封封书信劝阻。这样的友情，又怎能不叫俞平伯念念不忘？

叶圣陶也同样处于哀恸之中。1922

年，在浙江第一师范时的除夕夜，他们共处一室，脱了衣服上床躺着。那时，谈兴越来越浓。外面北风呼啸，不一会儿，只听朱自清说：“一首小诗作成了！”他随即念给叶圣陶听：

除夕夜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，
我眼睁睁地瞅着：
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蹙过去了。

而叶圣陶创作的童话《稻草人》，当年一篇篇作品写就后的第一个读者，又正是朱自清。说不尽的深情厚谊，魂牵梦绕一直留在他们心中。到了1974年除夕，俞平伯一封怀念亡友的来信，促成了《兰陵王》的诞生。

《兰陵王》对我来说，也确是一条迟到的消息。那一年，谢刚主先生由京南来，居住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他女儿那边，邀我一叙。刚主先生熟悉圈内人士消息，他喜酒，喜美食，喜书，喜闲聊，有的话出之于这位历史学家之口，自多了几分思索的余地。从平伯先生在那多灾多难年月里，住所附近孩子看到他就嚷嚷“俞平伯！俞平伯！”指指点点嘲弄他，又提到这一阙俞、叶新作《兰陵王》，他连连称赞说好，近年难得一见。

于是，我就给叶老去了信。不久，就收到叶老寄来的一张笺纸，用他温润而略带腴美的小楷，端端正正为我抄录了那篇《兰陵王》：

一九七四岁前四日，平伯兄书至言瞬将改岁换新，黎旦烛下作此书，忆及佩弦在杭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。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，览此感逾隣笛，顿然念念不可遏。



俞平伯（右）与叶圣陶

必欲托之于辞，以志永怀。连宵损眠，勉成《兰陵王》一阙。其辞曰：

猛悲切，怀往纷纭电掣。西湖路，曾见愚招，击浆联床共曦月。相逢屡闲澗，常惜深谈易歇。明灯坐杯劝互殷，君辄沉沉醉凝睫。离愁可堪豁，便讲舍多勤，瀛海遥涉，鸿鱼犹与传书札。乍八表尘空，万流腾涌。蓉城重复簪欒接，是何等欣悦。凄绝，怕言说。记同访江楼，凭眺天末。今生到此成长别。念挟病修稿，拒粮题帖。斯人先谢，世运转，未暂瞥。

这里回忆了杭州西湖边，以及抗战期间，同处四川成都，共登望江楼远眺的逝去岁月。读来情真意切，叫人难以忘怀。

《兰陵王》完稿后，叶老曾交俞平伯过

目，相互斟酌。俞平伯十分赞赏“君辄沉沉醉凝睫”，认为这正是朱自清当年聚饮时的常态，生动而逼真。几十年前，朱自清的一些生活细节，还如此深的留在心底。在给叶圣陶的信中，俞平伯写下了：“此句即激赏以为神似。”

这应该是俞、叶二老迈入暮年之后，追念亡友朱自清留下的极为珍贵的一件作品。我得到叶圣陶先生《兰陵王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很不幸，他们就先后谢世了。

至于在平伯先生生前，我始终无缘得见一面，引为憾事。关于他年轻时读书的苏州平江中学，我也一直想去看看。几经打听，据说，连校址也早找不到了。